國朝名臣錄

前一

共二十七

名医彙録 第十三巻、附第一、
第十三巻、別集十三巻附第一巻
明撰

國朝名臣言行前集

權近 文忠 陽村 吉昌

趙英茂 忠武 漢山

柳廷顯 貞肅

韓相敬 文簡 信齋 西原

朴訔 平度 釣隱 錦川

李原 容軒 鐵城

柳觀 文貞 夏亭

李稷 文景 亨齋 星山

李來 景節 雞林

咸傅霖 定平 蘭溪 東原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趙浚 文忠公

字子明或云明仲號松堂平壤人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甲寅親試登第佐我 太祖開國冊勳第一封平壤伯又冊定社功官至領議政 太宗乙酉卒配享 太祖廟庭

恭愍末年登第出按江原威惠並行到旌善郡有滌盪東溟知有日居民洗眼待澄清之句識者知其有大志詩思横放傑出有大人之氣 雜記

太祖在潛邸雅聞浚名召與論事大悅事無大小悉以咨

之浚感激思效知無不言立經陳紀興利除害革私田
以厚民生世家巨室怨謗沸騰浚論執益力 大祖意
與浚協竟排群議而行之
太祖即位之夕召浚入卧内曰卿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
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意乎曰賜都統使銀
印畫角形弓曰五道兵馬皆委卿摠之拜門下右侍中
侍中趙浚上典曰臣始事玄陵侍奉帷幄中遭否運杜門
讀書欲以終身 殿下與崔瑩廓清十有五年毒民之
群兇是 殿下除殘之德在民心矣瑩無學術乃與僞
主謀犯遼東師渡鴨江 殿下舉義旋旆使三韓之民

得免於糜爛是　殿下康濟之功在社稷矣　殿下是
時擧臣爲大司憲臣知無不言　殿下言無不從振起
頽綱布昭公道登崇俊良斥逐奸回除害下民結好上
國乃黜僞朝以復王氏　天子嘉之遣使來勞是　殿
下匡復之功聞天下矣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之所以
繼舜也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代夏也反商政
而天下治武王之所以造周也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
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今天旣歸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三王之至治鑑兩
漢之得失兢兢業業念兹在兹以爲億萬世聖子神孫

之龜鑑
慶尚道觀察使請賑飢民 議政趙俊曰飢饉之民諸道
皆然如皆發廩賑之臣恐國無餘蓄 上曰廩尚有粟
何不賑之
太祖朝監察金扶與監察皇甫㙉飲酒于同僚金仲誠家
過侍中趙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為他人有
矣浚聞之以啓 上怒曰浚開国元勲與同休戚扶以
俊為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為不久也 命亟置極刑罷
同扶飲者十八人
太宗在潛邸嘗過浚家迎之中堂置酒甚謹因獻大學衍

義一部曰讀此可以爲国

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叅贊門下府事李居易憤恚不即納牌記於是貶爲雞林府尹慶尚道觀察使趙璞言於知陜州事權軫曰居易謂我曰吾悔信趙浚之言問其故居易曰當革私兵時浚與我言衞王室莫若兵強予信之不即納牌紀獲罪以至今日軫拜諫議大夫以璞之言私自增益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訔等交章言浚居易等罪 上定宗曰浚豈有是言留其狀近等更上書固請時朝臣捃摭浚平生過失攻之者家於是下浚于獄近等請置各處鞫問 上使知申事

朴錫命議於 東宮 太宗 曰臺諫皆以為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訊之如何 東宮曰奸獄之事雖在外者必進於京中者欲聽之象而辨之明也分遣人問之恐為不可又私謂錫命曰雖細民之事尚欲明辨使無冤抑況浚元勳大臣不相對辨羅織其罪可乎 上命巡軍執居易璞以來 東宮召尹抵謂曰 上以卿為處心公正必不阿私以為巡軍萬戶卿其慎之以臺省上示之曰太上開国主上嗣位子以不肖為世子以至今休皆浚之功也今忘昔日之功不覈虛實但信有司之請皇天上帝甚可畏也卿若使浚得罪而死人其以卿為忠

臣孚浚若有是言大有罪焉抵再拜而出臺省咸進闕
庭更請分遣人鞫問 上不允令巡軍治之璞與軫之
言與臺省疏意不同 上大惡近等繫居易與璞對置
璞屈大有慙色貶璞于利川流軫于丑山島浚被鞫䰟
喪䰟迷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幾成矣賴 東宮力救
得免
太宗問宰輔曰昔唐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匿
諸懷中奏事故久鷂竟斃懷中何畏徵之甚也侍中趙
浚曰此非徵之賢乃太宗之賢 上曰然 并国朝寶鑑
孔宰相俯嘗判禮賓趙政承浚以供饋不潔將杖之孔曰

罪固不辭豈有宰相怒於飮食而杖朝官乎趙笑而止
之趙與公一時名賢趙不少饒孔亦無怨言等級之間
其嚴如此 青坡劇談

國初趙浚等始置濟生院裒集諸方又採東人經驗者分
門類編名曰郷藥濟生集成方附以牛馬醫方須諸中
外 雜記

侍中平壤伯趙公以大殿指論擢中巍科時稱得人譽聞
日播踐歷華要掌制誥於薇垣振憲綱於柏府長秋官
則姦慝屛息巡南服則海寇遯走人咸望其大用戊辰
主上殿下時爲大將仗義旋師平定內亂首擢公以

長憲府而公盡心奉公知無不爲革私田以正經界振
紀度以警姦凶扶立恭讓以復王祀中外翕然顒望至
至治庚午之夏以門下平理而典文衡逮壬申秋恭讓
失道自取顚覆公爲亞相倡義定策推戴大德以基萬
世盤石之業功冠開国位加侍中公以伊呂之材講明
六籍之文以濂洛之學貫穿百代之史弘量有以濟物
雅望有以鎭俗感孚於司直德恊於具瞻克紹家聲扶
翊王業事光前史裕及後世是其豐功茂績銘鍾鼎而
載竹帛足以垂萬世而不朽奚待夫詩人之詞哉權陽村賀

於惟我后迺有重臣重臣伊誰趙公維賢志存經濟拯世
之屯手扶日轂昇于中天功在 王室澤被生民雖古
名相莫能或先推公之心惟公之真與国匹休於千萬
年
巖擬儼之也儼然嶽峙澄然淵渟其即之也溫玉潤藹然春
陽孰其狀之炳煥丹青功高開國位冠端揆其事君也
堅確之節夷險不貳其愛民也生育之心霈乎厥施見
惡如病嗜善如飢自處以正人不忍欺我贊非佞多士
是議 並眞贊李詹所撰

南在 忠景公

初名謙 太祖賜名在自字敬之號龜亭宜寧人至

正辛卯生高麗恭愍王二十年辛亥中同進士我

太祖革命策開國功臣一等宜寧府院君 太宗甲

午拜相官至領議政 世宗己亥卒年至六十九配

享 太祖廟庭

公少登第通今達古歷敭臺省出入中外有經濟之才及

革代之際翊戴之謀多出於公金石一班

公嘗棄官遯于荒野莫知所之 太祖思公功大物色求

得之賜名在盖喜其無恙尚在也

於惟我后迺有重臣重臣伊誰趙公維賢志存經濟極世
之屯手扶日轂昇于中天功在 王室澤被生民雖古
名相莫能或先推公之心惟公之真與国匹休於千萬
年
其望之也儼然嶽峙澄然淵渟其即之也溫玉潤藹然春
陽孰其狀之炳煥丹青功高開國位冠端揆其事君也
堅確之節夷險不貳其愛民也生育之心霈乎厥施見
惡如病嗜善如飢自處以正人不忍欺我贊非佞多士
是議 並真贊李詹所撰

南在 忠景公

初名謙 太祖賜名在自字敬之號龜亭宜寧人至

正辛卯生高麗恭愍王二十年辛亥中同進士我

太祖革命策開國功臣一等宜寧府院君 太宗甲

午拜相官至領議政 世宗己亥卒年至六十九配

享 太祖廟庭

公少登簩通令達古歷敭臺省出入中外有經濟之才及

革代之際翊戴之謀多出於公一班金石

公嘗棄官遯于荒野莫知所之 太祖思公功大物色求

得之賜名在盖喜其無恙尚在也

公豁達多大略外似不檢內實明察文章平淸麗詳明筭法自中國初來人莫有能解者公究得之世謂之南筭竝行狀

癸酉奏聞使南在回自京師曰 帝厚待之且命曰爾國使臣行李來往道遠費煩自今三年一朝金石一班

時本國與大國通信不久道路艱阻歷燕齊至南京數萬餘里而公坐轎中手布筭度前幾里有山有川無不洞然華人莫不異之家傳

大護軍李扶奉常少卿許晐有不遜語大司憲南在等上疏曰自古帝王之興惟天所命不関世類今 殿下以

寛仁大度當王氏衰亂之季天命乃歸羣臣推戴奄即
大寶今李扶許晙等不思 殿下再造之恩鼓扇妖言
以惑衆心宜令有司鞫問治罪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
係世類尚矣大明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
足介意況偶與家人語乎何必鞫問諫官上疏固請
上只流于外 國朝寶鑑
大司憲南在上言祿者古先哲王所以養士大夫之供職
事者也今功臣之母及妻封宅主者亦許食祿 殿下
待功臣之意則厚矣然一家之内並受天祿不合義乞
上女公主王者翁主外翁主宅主母令給祿 上曰

開国功臣旣於祿券封爵父母妻有爵無祿可乎 龍飛御天
歌註
帝以本国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假以行禮誘邊将又
遣人說誘女眞潛度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上表辨
明鄭道傳之辭也 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
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凡五輩 帝遣
使諭 上送親男時我 太宗為靖安君 上曰 天
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對 太宗曰臣為 宗社大計
豈能辭避朝臣皆為 太宗難之叅贊門下府事南在
曰 靖安君有萬里之行吾輩伈伈死於此可乎乃自

請還遂命　太宗與趙胖南在奉表與京師國朝寶鑑
政堂文學南在誾之兄也誾與鄭道傳之謀在奉　命禱
祀于松岳聞變自還謁于諸王子有欲并罪者　太宗
曰在素不與誾同心不可連及其歸我第
甲戌　太宗以王子入朝一時從行宰相頗不恭獨南在
禮敬逮至戊寅其弟誾與鄭道傳沈孝生謀去諸嫡
太宗知在不與謀置諸私第得免死
十月放南在于宜寧初　太宗欲全在命置于第其母謂
死於誾亂笑之甚在拔其鬚送之母曰在不死矣事定
見母於果川田庄仍留止及治誾黨與大將軍馬天牧

逢諸完山路上拘置其官來告於朝故有是命尋復召

還竝金石一班

太宗傳位于 恭靖王時中外皆屬望 太宗欲請於

太祖 太宗固讓 恭靖曰當初建議開國至於今日

皆靖安之功我不敢爲世子 太宗讓益固 恭靖曰

然則我當有以處之 恭靖即位後南在闕庭大言曰

即當立 靖安爲儲嗣茲事不可緩也 太宗聞之怒

責之日月錄

太宗八年浚慕華樓南池功久未訖司憲府劾提調官朴

子青 上怒召責持平崔自海勒歸其家執義權遇

等皆待罪大司憲南在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雖不
中亦不加罪者所以開言路廣視聽爲萬世計也子青
被劾事不足論設若奸臣用權事関大體而臺諫緘嘿
不言則非細故也卽 命遇等就職
司憲府大司憲南在等上言臣等猥以庸愚忝乏憲司安
敢嘿然以負 殿下願治之心謹以管見條列以聞一
西北国之藩屏故於平壤置十翼安州置十翼義州置
四翼爲之擇人每置千户一人使之揀士卒備器械
無事則歸農有事則出擊近來爲千户者率不擇人例
皆貪汚不思職事侵剝軍士役使如奴隷有女者勒令

為妾恣行一己之欲以致軍人各户逃散越境願擇有
武才廉幹者定為千户訓錬士卒修治器械敢有如前
作弊守令傳報監司痛行禁斷一前朝之季下令各道
錬鐵作兵器久矣聞西北面錬鉄位産而軍器之數不
加多願令評議使司移文都巡問使每季月呈報考其
一月所錬鐵物所作軍器之數申聞勸懲一古者已嫁
者父母沒則無歸寧之義其謹嚴如此前朝之季風俗頽
敗士大夫之妻趍謁權門恬不為愧識者恥之願自今
文武兩班之婦女除父母親兄弟姊妹親伯叔舅姨外
不許相往以正風俗一三代以降斯道不明及經秦火

人心益晦至漢明帝時佛氏之教始入中国楚王英最
先好之卒被丹陽之死梁武帝最篤信之未免臺城之
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至空不能存元
未聞歷代人君敬其教而能享其福者也以我東方言
之新羅蔵於浮屠竭其財力塔廟半於閭閻遂至於亡
高麗毅王飯僧三萬月至佛寺十餘所卒有臨川之喃
恭愍王歲開文殊會以普虗懶翁為師普虗懶翁皆有
舍利無救於亡是觀之佛氏報應之說不足信明矣伏
惟　殿下慕佛氏清淨寡欲則以先生恭嘿無為為法
效佛氏慈悲不殺則以先生克寛克仁好生之德為念

畏佛氏報應之說則以賞善罰惡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爲範如是則非獨生民蒙其澤天地鬼神亦且陰祐之
矣一躬行勤儉致治之本茅茨土階堯之儉也菲衣惡
食禹之儉也爲天下國家者以唐堯夏禹爲法則何患
乎不治頒令有司掌諸倉穀量其一年出納之數以節
其用金銀又非本国所出無使妄費一中官閹竪守門
洒掃乃其職也秦漢以来宦寺之患載在典籍昭然可
見或便佞以惑主蒙蔽以誤国禍亂之作誠不可殫記
殿下以天錫勇智之性撥亂反正之才博觀經史其
制御閹竪必知其道然不立法於始後日之弊不期而

生矣願　殿下擇其勤謹幼弱者分為二番每一番各五十人定其額數受之以守門掃除之役其餘老奸者一皆放之毋使近侍一近君子遠小人此人主之至德也君子在側則仁義之說道德之言常接乎耳薰陶漸染日進乎聖明小人在側則卑辭甘言之請有時而得行邪媚詭詐之謀有時而得成日䧟乎掩晦此古今治亂興亡之幾也願　殿下日接羣賢議論治道無使群小婦女得以日近一宮中執役之人前朝之季不限其數費廩太多弊尚未革願各殿執役之人量宜定數外皆許歸農以省費一鬼神之道福善禍淫人不修德瀆

祭何益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祖禰各以所當祭者而祭之豈有不自爲善專祀鬼神以獲其福之理乎願自今除祀典所載理各祭者外其他淫祀一切禁斷以爲常典違者痛理一內帑出納古者凡有內用上命內謁傳於承旨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王牌是其制也前朝之季內謁直下王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稟下都評議使司以革前日之弊一國之所重在於戎事握兵發兵各有其職古之制也近者各道節度使直牒州府郡縣其騎船軍陸守軍與夫雜凡供役者盡令抄出

赴京尚有倭寇猝至誰能禦之願令諸道節度使呈報
都評議使司取旨行移方許徵發其直牒抄出一皆禁
斷違者令本府料理 遺稿

十二月丁亥以藝文館太學士南在為都兵馬使金士衡
辛克恭李茂等從馬擊一崎對馬島 上出南門外餞
之賜在等毛冠甲胄弓矢教書曰云云都堂餞於漢江
金石一班

龜亭好酒多大略然謹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碁終日
不倦客問其故荅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有言語則不
及朝廷鮮矣終日着碁可以避言諱也人服謹慎

龜亭持心大勤不拘形外一日着国家所禁衣服朝於闕有人諫於家曰大臣亦為禁服歟龜亭瞿然呼婢曰我朝會時服何衣耶人服其雅量宏遠不審衣服也（并秋江冷語）

公孫忠簡公智始仕為監察時公必日問赴公所為忠簡一日自詣臺而還白曰有吏入庫潛懷錦段而出旣不忍抵法又不可任其盜竊故使之還入如是者再三吏方識吾意置段而出惶赦而去矣公笑曰吾無所誨矣自此更不問（後孫彦紀錄）

公罷相養閑於墨寺洞本第日以碁局為事有墨寺長老

屢造馬相與圍碁而長老陽不勝公大喜既脫其冠又脫其衣至於中裙則長老不敢哀懇再三然後免日暮長老還寺則公使婢子二三人持米豆餅物以遺之由是長老無日不脫衣而所得日增公亦不知也 青坡劇談

上備法駕率百官幸南在茅賜祭教文曰惟卿廊廟偉才山河秀氣有貫穿百家之學有酬酢萬變之才部竹分魚而歌騰五袴登車攬轡而詠被百棠獻善宣美啟膺喉舌之司激濁揚清獨聳烏臺之望以至領袖巖廊調和鼎鼐踐歷中外藪名藉甚昔在麗末政散民痡天命人心歸于一德卿乃炳其幾微翊戴聖祖以開億萬

年無疆之洪祚當我 上王入覲天庭卿亦陪從跋涉間關以捍禦艱難逮之踐祚裨益弘多在予冲人如卿之老尤爲氷鑑藥石今其已矣何以爲心矧卿於寡人有舊恩之好卿之孫則有連姻之慶謂將議表百僚弼亮四海而天不憖遺劇倚相杵可勝痛哉爰命有司謹治喪事令將菲薄采奠素帷於戲休戚之心永肩於終始哀榮之禮當極於存亡

上王遣尹淮賫教書賜祭教曰死生脩短之理蓋曰天命之自然哀榮贈恤之恩實是国家之常典矧於股肱之老盡致禮數之隆惟卿性質英豪識見高邁學致多聞

之冨慶種積善之餘識天命之去留察人心之向背當
麗運魚爛之際值我家龍興之時佐　太祖以憂勞拯
生民於塗炭仗義決策賛成創業之宏規應天順人允
協開国之上策振烏府之紀綱奸回悉皆膽落司銀臺
之喉舌數奏亦為面從名望重於朝廷風槪肅於中外
曩予朝覲之日乃為副貳之官不殫跋涉之勤勞與同
甘苦於蚤夜逮當纂丞之後益伸弼良之功以身繫其
安危與国同其休戚好善嫉惡足為戒於後人尊主庇
民諒無愧於前哲年稱高而氣稱壯位愈尊而心愈謙
方期頤養而昼閑共享升平於有永何知一疾之作遽

為九泉之遊興言及兹痛悼無已於戲惟卿 守不隨
死生而存亡若有可疑於何顧問而裁斷聊伸恤典少
慰英靈一（並金石一班）

公之衣冠之藏乃楊州豐壤縣佛巖山東麓花蝶洞下辰
向之原西距都城四十里蓋國初園陵之副用也 太
祖既定健元陵之後與公憩于前嶺命名曰忌憂里以
其下民田賜公以為守塚之户而賜以副用之地以為
萬世後陪葬之意（宗家所錄）

公第在終南之巔別構一堂于宅西南隅而揭號曰翠微
前鑿蓮池池邊有一鴨脚樹甚高大鬱為禁中之所指

黙　列聖為憑望認以為某家樹也至　宣廟己丑年
間樹忽枯死　宣廟遣中使就視焉

沈德符 恭靖公

字得之青松人高麗忠肅王十五年戊辰生十九以蔭授録事叅軍恭愍王己亥陞中郎將歷水原江華府使戊辰從我 太祖倡義回軍恊賛翊戴 太祖開國冊勳封青城伯官至左政丞 太祖卒年七十四

甲辰爲水原府使廉使行郡公將入叅見其不禮便退廉使讓之對以服不如儀廉使謝之其耿介不阿若此

庚申倭冦南鄙所過殘滅轉鬭至龍安公將樓船四十艘一擧盡殲壬戌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府尹甲子

以判開城府事徵還乙丑東北面有倭警公往討之並行狀
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及池湧奇鄭夢周
偰長壽成石璘趙浚朴葳鄭道傳議曰禑昌本非王氏
不可奉宗祀又有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奉定妃教放
昌于江華迎立定昌府院君瑤是為恭讓王
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
湧奇等謀將害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余曰沈侍中
令其鎮撫前密直副使曺彦郭璇前判書金乖府前判
事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害侍中我　太祖以
其言密告德符怒下裕獄　太祖白王曰臣與德符同

心奉国本無猜貳趙裕之事必虛妄請勿鞫令我二臣
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符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辭連於
臣令若不問則臣之不與謀何以辨之請與裕對鞫王
召德符入德符不顧而出步至巡軍自請繫獄王命知
申事閔開召之德符乃進賜王命釋裕家並青松
公與李牧隱穡交際款密一世無比牧隱贈公詩曰天資
精敏冠同庚備歷艱危佐聖明先隴焚黃恩更重子孫
應不墜家聲
甲戌太祖移都漢陽營宮室建宗廟命公摠治其
其於是量期程計徒庸曉之以義使之以寬民不病焉

分其遠近定其濶狹經緯得位紆由隨形城池宮闕官廨倉廩不一年功告訖

公仁恕恬靜喜慍不形不務生產取與以義為將相二十年庫無餘財常戒幹僕曰我朝夕在公凡書問副以物者汝毋受諸子有除授輒示其手足皸瘃因戒之曰我出入勤勞方能臻此汝曹何能坐致爵位 并行狀

公秉心忠勤飭躬廉簡行危而風規醞藉辭寡而處事精用詳審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聆其攻敵也既得其魁未嘗妄殺其積德累仁如此故子孫繁昌彌遠彌彰 青松家乘

成石璘　文景公

字子修號獨谷昌寧人　太宗朝策佐明功臣封昌寧府院君官至領議政卒年八十六

公少有倜儻奇節甞為楊伯顏幕不禦倭失律當刑公假寐有人告曰公着蒿冠無憂也公自觧曰蒿冠以蒿冠頭不祥莫甚竟貸死除名後為相曰吾夢蒿冠乃高官也早年與四五同僚在政房卒眦員手傍觀指公曰終必大顯福德非諸所及卒如其言老賊亦復具眼

公年六十慈氏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香祈禱哀號幾絶俄而慈氏曰是何聲也侍者驚曰祈禱

殼也慈氏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
起尋病愈人皆歎公孝誠之篤 葦花雜記
右政丞成石璘進戒曰 殿下以明睿之資樂聞善道臣
等喜甚然始勤終怠德必無成請與怠荒 殿下明睿
照物聽斷如神讒言無自而進然讒諛之人寖亂是非
投間抵隙願 殿下愼之 上謂朴錫命等曰汝等識
之
公言於 上曰自古爲相讒言可畏今讒言無自而入臣
等之慶行也第恨衰耄不能稱職耳李膺曰讒言之可
畏非惟君臣父子朋友亦然 上曰讒言難辨若以直

言為譏言則其失又大矣真西山大學行義以驪姬為
譏言之首予以為深切 並国朝寶鑑
王將幸長湍觀戰船臺諫上疏諫止之 王遣人問沈德
符曰今日之擧將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
也 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曰臺諫
之言不可拒 王勉從之 青松家乘
時平壤君趙大臨有犯禁 或曰着潛制之服云而不可攷 大司憲孟思誠
等不答而拷訊之 上震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
左議政成石璘輿疾詣闕極諫 震[illegible]怒赦之 日月鑑
左政丞成石璘辭職曰陰陽不和水旱相仍皆由老耄不

能燮理妨賢病国之故　上曰水旱之災實予否德所
致也昔河崙爲相修改法令時有水旱之灾人皆以爲
謗其後趙浚金士衡李舒相繼爲相亦無歲無灾予以
否德不見荅於天心水旱荐至然予則進退惟艱久居
厥位憂勤惕慮欲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卿身雖老體
予至意毋庸退休國朝寶鑑
公筆法爲一時所重輿地勝覽

閔霽 文度公

字仲晦號漁隱驪興人至元己卯生高麗恭愍王丁酉登第我 太祖開國拜藝文館大學士辛巳 太宗登極以國舅封驪興府院君戊子卒年七十

公聰明絶人於書一覽輒記留心經史不事家產潛谷舊錄

太祖革私田掌科田之制及開國撰修經濟六典凡國家大小體度皆所詳定新舊都文廟之營皆監董其役紀年通攷

太宗為世子 元敬王后封貞嬪公進拜輸忠輔祚功臣門下右政丞四月改賜同德佐命之號 太宗即位加

賜純忠之號封驪興伯辛巳賜純忠同德賛化功臣之
封府院君
公性溫仁清簡不喜華侈貴為国舅略無富貴之色闢異
惡淫祀嘗畫僕隷嗾犬逐僧巫之状于壁以觀之紀年通攷
戊子九月寢疾 太宗幸其第視疾公整衣冠言辭稍似
平時越三日卒
公嘗謂子無咎無疾等曰汝等驕盈不悛必敗後果如其
言並潛谷舊錄
秋月之潔惟公之清良玉之栗惟公之貞瀟灑出塵之態
清高絶俗之情得於天性渾然自成早安乎儒者之貧

而固守不易晩享乎國舅之尊而素節不虧經濟之
學而有風味之與廊廟之兒而有丘壑之姿大包乎今
古而貫穿無際細入乎毫釐而剖 無遺讜言足以斷
（義上下有脫字）敏識足以決大疑搢紳之冠冕國家之蓍龜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天胡不慭遽至於斯

權陽村近代
趙璞祭文

趙仁沃 忠靖公

字君啓漢陽人至正丁亥生 太祖開國以吏曹判書策開国功臣封漢山君丙子卒年五十配享 太祖廟庭

公嗜書史手不釋卷士大夫聞而多從之遊 太祖在潛邸公與王川君劉敞進講通鑑辛禑興師犯遼以我太祖爲右軍都統 太祖擧義旋師公有大功賜田屯庚午拜典法判書建白革私田禁婦女上寺遂爲永制壬申 太祖開國公與一二大臣首唱大義合辭推戴太祖常謂羣臣曰若無南誾趙仁沃焉能成此大業

十月奉使與盧崇鄭道傳等同赴京師明年三月還至平壤三人泛舟大同江道傳賦江水之詞以自見其意公援筆書跋辭甚麗道傳大加稱歎

公風采偉麗矜嚴莊重人莫敢平目視無妄語喜怒不形其操履之高堅有過人遠甚者且有立朝應對之才每朝廷使臣至必接伴甲戌遘疾纏綿至于三歲　太祖醫問不絶命禱于神祇（並潛谷舊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二

河崙 文忠公

字大臨號浩亭晋州人至正丁亥生十四中國子監試高麗恭愍王十四年乙巳登第入我 朝歷寳文閣直提學成均館大司成全羅京畿兩道觀察使定宗朝策定社功臣 太宗朝冊佐命功臣封晋山府院君官至領議政配享 太宗廟庭

十九中科樵隱李文忠公牧隱李文靖公其座主也文忠一見器之即以其弟禮儀判書仁羙之女妻之

太祖受命癸酉秋起公觀察京畿左道公始以民戶墾田

多少定賦役豪强雖惡之而人服其均諸道皆效之遂
為定制時　太祖欲遷都雞龍山旣興役公力諫從之
高皇帝以表師不謹徵我主文者鄭道傳入朝且遣千牛
等官督之公為館伴　太祖密訪廷臣以遣否皆顧望
以為不必遣公獨言遣之便道傳大銜之誌並墓
公改官制以上門下及都評議使司合為議政府革散騎
常侍陞諫議大夫為左右司諫階通政補闕為獻納遺
遺為正言成均祭酒為司成司憲中丞為執衣侍史為
掌令雜端為持平其餘不可盡記又作楮貨令民用之
以贍日用潜谷舊錄

河崙素善相人謂閔霽曰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二甥者吾欲見請公先容霽謂 太宗曰河崙欲見君 太宗乃見之崙遂傾心交結後爲定社佐命功臣配享廟庭 東閣雜記

河浩亭爲醴泉郡事盡私郡妓縱淫無忌當殿最之日都事論駁浩亭之咎將置下考時金湊爲監司止之曰觀河氣像非久屈於一邑者也姑勿論遂居上苐其後湊與於定社之亂勢甚危急湊妻跪於浩亭馬首曰我是金某之妻也浩亭力救得免

浩亭爲忠淸道觀察使 太宗時爲靖安君往餞于其

其下有脫字

群客滿堂 太宗就前行觴浩亭佯醉傾覆饌盤湯汚
濕御衣 太宗大怒而起浩亭謂坐客王子怒去須往
謝罪遂隨而行僕告 太宗曰監司來 太宗不顧至
大門浩亭亦下馬入中門浩亭亦入中門入內門浩亭
亦入內門 太宗始疑顧問曰何爲浩亭啓曰王子事
危矣所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也於是引
入寢室問計浩亭[illegible] 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守
李叔蕃率 貞陵移安所到京此人可屬大事臣亦往
鎭川留待若成則急召臣浩亭遂行 太宗召叔蕃告
之叔蕃曰易如反掌何難之有遂奉 太宗卒宮中僕

從及移安軍先奪集軍㒈監被甲持兵而出圍景福宫

太宗張幕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於其下未知誰

人之座及浩亭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其定社

之功皆浩亭與叔蕃之力也慵齋叢話

定宗即位南在曰當今　靖安君爲嗣公等請曰天意人

心不可知矣請早正位號　上曰卿等之言甚善潛谷舊錄

太宗皇帝即位遣左議政河崙賀登極崙與副价趙璞李

詹等議曰　天子旣與天下更始則吾王之爵命印章

不可因舊遂中禮部以奏　皇帝遣指揮高得左通政

趙居任等來賜誥命印章　上賜書褒崙等賜土田臧

鞾鞍馬崙等辭 上曰卿等入參 天子以遺我子孫萬歲無疆之休用錫土田臧獲傳諸子孫卿無固辭遂

賜宴于清和亭

時爲匿名書揭市街者非一皆謂旱氣由河崙執政所致崙上箋請避位 上曰箋詞切至實乃諫疏予觀方策灾異之來非宰相之咎今之不雨罪實在予豈関於卿甲申之夏卿以久旱固請避位未幾復有大水之灾今日之旱不爲卿明矣飛語造謗予固不信卿何嫌焉崙對曰政令自政府出臣不任責將欲委謂誰

諫官言古者三公遇灾避位今河崙趙英茂貪寵不辭更

立制度以㴠先王之制又黄儼　帝所寵信者也儼曰
國王待予雖厚政府待予甚薄此言若布中國聞者必
以為權在大臣矣　上曰近來為相如河崙者鮮矣大
臣休戚所同豈有毫髮之疑自今以後循等勿復動揺
大臣務存大體
大上王薨　上哀毁不聽政領議政府事河崙等上疏曰
人君之德莫大於孝而致孝之道與衆人不同諒闇之
法殷周之前已不能行惟高宗行之周成王崩康王即
位受群臣朝釋冕反喪服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蓋人主當以天下國家為體宗社生靈為計

大位不可以久曠大權不可以暫分觀其時勢不得不
然故也自漢文帝遺詔短喪之後歷代遵守皆不行三
年之喪惟晋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獨能行然軍國重務
皆自聽斷宋之真仁英神四宗皆賢主也外庭群臣皆
用易月之制而内庭實行三年之喪令考當時帝紀坐
朝聽政除拜大赦皆在未葬之前今我 殿下哀慕
大上孝誠切至深居諒闇不肯聽政群臣遑遑罔有稟
令前日臣等謹率百官合辭以請聽政 殿下不即俞
允臣等聞命不勝憾愴竊伏惟念舜称大孝周公稱達
孝蓋遭父母兄弟之變而善處之者也戊寅之變姦臣

秉我 大上之不豫挾幼謀亂 宗社安危間不容髮
幸賴 殿下應機誅除再安 宗社萬世永賴則我朝
鮮億萬年無窮之業 大上開之於前 殿下定之於
其善處變而能繼述者實可與舜周公無愧矣今我國
家雖好小康中外之虞不可不慮 殿下欲效三代盛
時之禮恭默不言不肯聽斷臣等竊恐庶事必至於陵
替或貽 宗社之憂終有虧於大孝也疏上留中
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為首 上謂承
政院曰夢金尺受寶籙是夢與圖讖之說耳豈可為樂
章之首領議政府事河崙曰寶籙之説臣嘗聞之開国

之前僧僧得之不可謂妄也孔子雖不語怪神然蜀人董五經之說先儒亦言青青千里草亦指董卓而朱子寓諸感興詩則讖亦古人所不廢也崙又請為　太祖撰歌詞以代受寶籙　上許之崙撰進保東方受貞符二編　上曰受貞符亦符讖之說恐為不可宜令政府亦書議之金汝知以崙之言啓曰有一秘記云高麗都松嶽四百八十年朝鮮都漢陽八千歲高麗氏歷年之數果驗由此觀之秘紀之言不可為誣也後崙又啓曰臣前日所献受貞符一篇　上以為不可臣以為受寶籙雖出讖記實天命之先定也其閭巷歌詠請勿禁

上從之

上曰晉山忠直之臣予尊其德義常以賓師待之

晉山府院君河崙往咸吉道巡審 陵寢 上幸東郊餞之崙回至定平卒訃至 上悼甚流涕輟朝三日素膳七日 命入殯于京第親臨賜謚曰文忠 並國朝寶鑑

俗傳公行到咸興夢見 太祖甚怒及覺得病卒 潛谷舊錄

公天資厚重平生無疾言遽色端委廟堂決疑定策其氣毅然畧不以毀譽動其心為相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嘉謀密議啓沃弘多而退未嘗泄於人居家不治生産不喜奢麗不樂宴遊性好讀書手不釋卷經史子集無不

通究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皆極其精當國以来專
典文翰事大辭命文士著述必經公潤色印可以後乃
定嘗奉　旨修　太祖實録一十五卷上之
公有文集若干卷預爲遺文藏之巾笥訓誨子孫纖悉周
備且誡以喪葬一依朱子家禮毋作佛事公旣殁而書
出其家如言誌墓並
惟卿天資明敏學術精微所見之正卓爾甚高所守之堅
確乎不拔入而陳謨必盡其規益出而施政必極其精
詳嘗戮力以定杜又殫誠而佐命嘉乃丕績再與同盟
俾長庶寮以補予治令觀所進覲天廷受明命樂章二

篇匪直詠歌功於陳戎惟予之入覲也臣子職分之當然其受命也天子恩數之幸及其在否德皆無可歌御乃作為詩歌以寓勸勉覲戎之意蓋欲永思其艱以保其成於無窮也忠義之誠藹然可嘉矧其辭義之雅馴氣之和可以追配古之作者亦可以傳於後世也答進樂章

教書陽村撰

地 太祖伸救得免

庚午夏尹彝李初之獄起公與牧隱以下十餘人繫清州獄天忽大雨水災頻異皆放還秋又貶益州著圖說辛未春許歸忠州楊村考定禮經又辨論五經難釋者目曰淺見錄

癸酉 太祖幸雞龍山召赴行在 命撰定陵碑文從駕還京並潛谷舊錄

一日 太祖賜銀盤一面于扈從諸宰拉爭射賭之武臣以次皆不中文忠平生一不操弓是日一箭中之得銀盤人皆曰觀德此之謂也筆苑雜紀

五年　帝覽賀正表箋怒以為有戲侮字徵撰表人鄭道傳道傳稱疾藝文春秋館學士權近請曰撰表之事臣亦須知願隨使赴京　上以非有徵命止之近復曰臣於前朝之季身被重譴幾不保首領幸賴　殿下欽恤之仁獲保性命及今國初又蒙受用再造之恩如天罔極而臣未有報效願乞赴京如天之福庶得辨明少答
聖恩之萬一　上容賜黃金贐行及到鴨綠江使臣李羅與諸宰相問入對之辭而不問於近近曰大人何獨不與我言李羅改容曰今子無徵命而自往國之忠臣

權近　文忠公

字可遠後改思叔號陽村安東人至正壬辰生高麗恭愍王十八年己酉登第直拜檢閱歷藝文應教左司議代言入我　朝　太宗朝叅佐命功臣封吉昌君官至左贊成大提學己丑卒年五十八

遁村李公集鍾愛一女擇婿於牧隱牧隱曰吾門下士多矣性氣温雅未有如二人者蓋指陽村與劉文僖公也李遂以文僖為贅文僖嘗過陽村欲吊友喪坐久陽村辭以未朝食俄聞窓外杵臼聲乃家人鑿米供飯也先輩之不嫌貧如是謏聞瑣錄

主禑狂淫公上疏極諫禑乃聽納命寫貼諸屏後補代言
禑曰諫官使我不得遊戲豈可近侍合防倭耳
己巳夏奉表如京師秋賫禮部咨還国舅左相李琳坐都
堂公以其咨付之　太祖時為右相有白者曰禮部咨
責異姓為王不宜公詣邸　太祖問来咨何事公對曰
已付都堂其事則何敢知　太祖真其言諸大臣尋依
禮部咨府為主立宗室定昌君憲長以公私抗咨文先
示偽主外舅必欲置死也　帝有何所問予亦何所對
入朝禮部為留換表人以咨本國勑召近視咨草近扣
頭曰小國事大不囙表文無以達情而臣等生於海外

學不通方使我王之忠誠不能別白於黈纊誠臣等之罪耳 帝然其言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篇每進一篇 帝嘉歎不已仍勅有司備酒饌具妓樂使之遊觀三日亦命賦詩以進 帝乃親製長律詩三篇賜之勅仕文淵閣得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張信戴德彝相周旋每稱 上事大之誠 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實秀才乃命遣使 國朝寶鑑

權文忠近嘗赴京師道遇雨假郵吏笠帽既還之訟公不還責其直公不較而與之後有一郵吏冒認氈衫之失責其直公又欲與之使臣李羅知其誣鞫郵吏乃曰此

人前不較而與直故敢爾非失也孛羅罰其人
叅賛門下府事權近應　旨上疏一曰篤誠孝引文王朝
王季事以諭二曰勤聽政引高皇帝每日昧爽坐朝事
以諭三曰接朝士以見卿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
之時少勗之四曰勤經筵以古者必設經筵以講聖學
爲勸五曰褒節義自古有国家者必褒節義之士所以
固萬世之綱常也王者擧義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
之不附者罪之固其宜也及大業旣定守成之時則必
賞盡節前代之臣亡者追贈存者徵用并加旌賞以厲
後世人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国家應運開国

三聖相承各致太平而褒節之典尚未舉行庸非闕歟
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蒙 太上王薦拔
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 太上且以才識之
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王氏危亡之勢豈
不知身之不保然猶專心所事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
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追
贈文天祥死於宋而元太祖亦追贈夢周死於高麗獨
不可追贈於今日乎光山君金若恒在前朝爲司憲府
執義當 太上開國之初推戴之臣多其親友誘以違
義之謀乃守臣節固勢不應及 皇帝以表辭不恭將

罪我国受 太上王命入朝被其鞫問搒諒甚苦終不
屈服 帝用嘉之以釋其罪後以他故竟不得還是其
節義亦可尚也此二人宜加封爵前注書吉再苦節之
士以嘗仕偽朝不欲臣於今日 殿下聽還鄉里使遂
其志再之所守雖曰過中失正然在革命之後尚爲舊
君守節能辭爵祿者惟此一人而已豈非高士哉宜更
禮召以加爵命苟守前志尚不肯來即令其州旌門復
户以光盛朝褒賞節義之典六曰行厲祭吉者凡有功
於民及死事之人無不致祭無祭之鬼亦有泰厲国厲
法令宜遵 皇明之法云云 上皆從之 日月錄

陽村權文忠公嘗著入學圖說依朱子大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作天人心性合一之圖廣大該包精深微妙擴前聖之未發開後學於無窮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說則但擧大綱以示學者其旨深矣公從子採亦依圖說及朱子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說以著天理流行發育之象及學者變化氣質作聖之道其進德先後之目則引孔曾思孟之說用功淺深之意則斷以程朱諸子之論其論天人心性之說多有所發揚陽村之意焉

高麗詩士皆以詩騷爲業惟圃隱始倡性理之學至我朝

陽村梅軒兄弟能明經學又能於文陽村定四書五經口訣又作淺見錄入學圖說等書羽翼之功不少慵齋叢話

退溪先生曰陽村學術淵博為圖說極有證據後学何敢妄議其得失但以先賢之說揆之恐不免啓學者穿鑿傅會之病耳道東編

權近乃麗末明大夫也其被罪一則以救隱一則以陶隱苟使當時妄於流放則其文章名論烏下於二公而雖龍一頌遽作開国寵臣哀哉旣降之後位不滿三司年未享六旬所得徼矣其時有譏近之詩曰白首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更無賢豈不可羞也哉惟其子姓相承

晃弁不絶至今猶威故人皆曰陽村陽村有若有德行者然甚矣其盜也 象村稿

申相國光漢家有權陽村畫像金慕齋見之拜曰此公於吾道有功矣宋圭庵見之不拜曰此是失節人也 鄭文峯筆錄

趙英茂

字　漢陽人　太祖開国策功臣封漢山府院君

相　太祖卒配享　太祖廟庭

上謂　齊陵因觀稼見禾穀不稔泣下趙英茂曰臣以功

臣坐享富貴而年歉如此奈百姓何亦泣　上曰自古

雖有灾異無如今日實予否德不合天心之所致也

漢山府院君趙英茂病革　上欲幸其第視疾仗衛已列

聞卒而止悼甚素膳輟朝三日問河崙曰大臣之喪輟

朝三日無乃薄乎予思之藿光魏徵之卒皆輟朝五日

卿知之乎對曰　殿下重大臣之意雖至若亟五日則

軍国重事必至淹滯乃 命代言韓尚德致祭又親臨

其殯賜諡忠武並国朝寶鑑

柳廷顯 貞肅公

字文 文化人鎭之子高麗及第入我 朝相 太

宗 世宗官至領議政己酉卒

以前代言家居掌穀之奴有與受債人相歐而人死 太

祖震怒諭八道索廷顯甚急公挺身逸出有已金者宜

山君南誾之寵奴也柳與已金相識旣窘無所容則潛

入南宅臥已金寢中金以手探之則乃男子驚起問之

則不荅捽髮出外審視之則乃廷顯也曰吾犯殺人罪

當大辟無所於歸令此偷生耳金哀之告於南曰奴有

死罪南曰何謂也金曰柳代言廷顯今在奴臥中求活

是奴死罪也南驚曰彼旣殺人當死許接容隱自有其

罪爲之柰何是日赴闕亡金從爲南啓曰亡金有死罪

當速殺之令殺人延顯見在亡金所　上顧謂亡金曰

何以匿罪人亡金俯伏待罪且言其事　上郎赦延顯

柳感再生之恩潛袖黃金一錠以與亡金使獻於南南

大怒責亡金還金戊寅之变南敗而柳適爲晋州牧使

亡金興販於嶺南徑投晋州見州廳事有乾碧魚積數

百同而妓十人過於前金戱謂十妓曰若輩欲食此魚

當各贈一同十妓皆笑曰客能各贈一魚頭妾當各償

酒一盃相與定約以謁於牧使曰奴是亡金也柳方坐

官司治事不覺驚起執其手引與同坐金固辭不敢則設席以坐之水陸羅列盃行無筭酒半而金白曰奴欲用碧魚十同耳曰任汝所用何止十同也飲罷金還下處贈十妓各一同十妓皆驚曰牧伯性吝雖一魚頭尚不濫費何向客寬大乎柳竟拜首相為国重臣而亡金亦年踰八十每與人言此事云 青坡劇談

冬暖如春召政府六曺曰天之示戒雖有寡德百司庶府亦代天工卿等恪勤乃職柳廷顯曰謹天戒在勵精顧日謹一日親〻萬機 上遂命遣朝官于諸道訪民疾苦 記年通攷

獻陵廢讓寧時引入大臣以其語之黃希李稷時為判書堅執不可柳廷顯獨贊其議　英廟立首入為相（謏聞瑣錄）

上上壽于　上王領敬寧柳廷顯等侍　上王賜廷顯等皮一張曰吾以薄物贈卿等無他冀壽如此皮之韌長也遂置酒孝寧大君補以下勳親宰執咸侍宴　上王以玉盃賜廷顯酒廷顯固辭　上王曰予與卿同飲一盃卿知予意乎廷顯曰臣知一體同心之義然君臣何敢同一盃乎　上王曰我欲同卿卿勿辭也（國朝寶鑑）

己亥春　上王欲幸平康等處意已定召柳廷顯王旨李原曰吾欲簡其衛從暫遊平康而還廷顯曰今農務方

啟雖欲簡其循從　兩上行幸民弊實多訔曰　上旨
甚當原依其遠聞　上王傳旨曰領議政之言予敬而
聽之左議政之言亦豈佞臣哉訔大變色不協於廷顯
古簡
五月公以領相為三道都統使伐對馬島得勝而還（潛谷舊錄）
上王遣兵曹參議尹淮諭　上曰陵寢之傍創立僧舍始
自高麗我朝亦有開慶衍慶今太妃陵寢創立僧舍與
否其令政府禮曹議之　上謂淮曰佛氏之偽非不知
但安陵之後空谷閴寂予所不忍也卿其復啓許稠
請勿為侈大而營小寺朴訔李原請依開慶衍慶之例

柳廷顯獨曰營建佛宇以資冥福本起於臣子諂諛之
心方今 兩上動法古聖千載難逢願勿置寺以為萬
世之法淮具啓 上王曰山陵予百歲後所往之地使緇
徒近吾之傍於吾心安乎予於 健元齋陵建寺者以
遂 太祖之志也今山陵予當立法以示後嗣萬世之
後子孫之從否在彼廷顯之言甚當其勿置寺
上憂旱輟膳以盞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柳廷顯等請曰
殿下 父王之喪擗哀盡誠積憂成疾今至輟諭藥
之酒其於 宗社生民何曰無淚 上曰勿復言也予
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災其譴在予豈可為一身飲

酒
上謂柳廷顯曰春秋講武議政府六曹扈從慮恐廢事欲
令政府兵曹扈從餘悉減之廷顯曰人主舉動不可容
易且 大駕在外臣子豈宜晏然在家 上曰卿之此
言意有在也雖令大臣扈從若狂悖之君不聽大臣之
言盤遊無度何以止之廷顯曰 殿下不與大臣俱行
脫有意外之變何以處之 上深然之
上曰冬寒而多雪是明年豐稔之兆宋人祈雪以此也柳
廷顯曰凡致治順其常而已人事順則天道亦順旣盡
惠迪之道不幸而有災變恐懼修省悔過自新庶可回

天若平日不能盡事天之道而遽欲祈免不可得矣

上嘉納之 並国朝寶鑑

義禁府都提調領議政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 王命而本府鎭撫都事等輒以所由呼来入府持平以上皆坐交倚廳言取事有違 王旨況詔獄官吏憲府擅自招来實爲未安 英府傳曰憲府誤矣召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吕則於楹外四吕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前例也 傳曰如其有罪則具辭以聞取旨可也非奉王旨而三四吕朝士跪於廳前持平皆踞坐問事汝等非矣自今以後毋或如此 東閣雜記

領議政柳廷顯卒 上以白袍烏帽卒百官出禁川橋幄
次擧哀紀年通攷

韓尚敬 文簡公

字敬叔號信齋淸州人至正庚子生仕高麗爲司膳
署令辛禑八年壬戌登第拜禮儀佐郎藝文應敎壬
申我 太祖革命叅開國功臣授中樞府事都評議
使司事歷忠淸京畿觀察使封西原君 太宗朝拜
叅知議政府事出爲豐海江原觀察使入爲吏曹判
書乙未拜相進封府院君至領議政 世宗癸卯卒
年六十四
太宗即位謂尚敬曰予承丕緒罔知攸濟心實以爲難焉
尚敬對曰古人有言曰后克艱厥后 殿下克知其難

實我東方之福也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上嘉納之
欽差兵部主事端木智來公爲接伴使數旬禮待逾謹智
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其人也並遺事
時有言高麗宗室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申事金汝
知以聞令政府刑曹臺諫雜治果實 上曰開国之初
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
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玉川君劉敬曰 殿下令日
之言實我 宗社萬世之福也吏曹判書韓尚敬曰国
初臣爲知申事得聞是事實非 太祖之意日月錄
三功臣獻壽尚敬稱觴以進 太宗曰予即位之初卿告

予以后克艱厥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予今不忘矣尚
敬對曰　上旣不忘臣之言請更啓一言　太宗曰何
對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上又稱善遺事
上壽　上王孝寧大君補領敦寧柳廷顯領議政韓尚敬
右議政李原宗親駙馬六代言侍宴　上跪進卓王壽
上王曰予之避位欲貯福也今反益尊矣酒酣羣臣
舞　上王曰付托若不得人雖欲忘憂得乎主上眞守
文太平之主也尚敬曰實因　聖上知子知臣之明臣
民祝壽萬年永觀太平埜歎乃罷日月錄
公自少不喜遊戲識量精敏行已端恭及長莅事清潔自

持居家克儉衣服飲酒取潔而已事母定省晨昏親臨甘旨雖高袠老未嘗廢爲遭喪旣襄事病益篤語人曰吾有病久矣惟恐先亡以傷老親之心令人子之事畢矣死且無憾 遺事

公以門閥之胄 詩禮之學早際風雲蔚為開國元勳出入中外卓有猷績禀氣之剛明處事之精詳為世所服至其發於題詠者則典實而無華清峻而不野發乎情止乎禮義忠信戀親憂國愛民之心藹然溢於賦與中 陽村集題江原雜咏後

朴訔 平度公

字仰止號釣隱潘陽人洪武庚戌生高麗辛禑十一年乙丑進士戊辰登第補厚德府至開城少尹壬申我 太祖開国出知錦城事 太宗即位除刑曹典書叅佐命功臣封錦川君歷吏兵二曹典書江原全羅兩道觀察使叅知議政府事己丑爲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事庚寅監築平壤城丙申拜右議政陞左進封府院君 世宗壬寅卒年五十三

太宗在潛邸志義相合大罷之公上書曰閤下不以衆人待之我豈以衆人酬之令閤下同君之休戚共國之存

亡則所以寄死生於閭下非媢寵也
拜司憲侍史雞林尹柳公亮嘗以事辱公公不為屈至是
朝廷以柳公潛結降倭令憲司治之執政意公有宿怨
必無平反及公上臺柳公輒俯首垂涕吏執案詣公公
投筆大言曰非辜陷人吾不為也垂不署柳公得無他
後為政承謝公曰亮誠小人也以此忤執政意復出知
春州事
丙戌拜全羅道觀察使自州牧至藩臬所莅皆有威惠會
帝遣宦者黃儼求濟州銅佛儼貪婪殘暴諸道望風
悚然公獨待之以禮儼戢其威焰不敢還還白 太宗

曰 殿下忠臣唯朴某而已

公屢出入臺省最以振肅綱維名時左政丞河公崙事皆專決于已他相只充位公見有不便輒起至河公前力爭不聽則公亦不署河公甚憚之

兼判議勇巡禁司事凡折獄務得其情不曲循衆意見訊杖不定數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乃啓訊杖三十為一次永定恒式至今賴之（並後孫朴李石世采撰碑）

吏曹判書朴訔上言請毋變更舊章 上謂近臣曰訔之言良是古人云治民如治亂繩宜悉軆予意毋立新法但當精以守之

西北面都巡問使朴訔啓義州之民去歲因旱失稔今年
困於耕命請減今年田租 上曰漢文屢減田租以恤
百姓我國地偏人少田租甚寡且為軍需未得減租然
義州非他郡比其從訔言 并国朝寶鑑
戊戌 太宗欲禪位於 上而不顯言訔揣知之謂沈温
曰近日 上旨卿其知之乎又曰 上之處事無有不
善終必無患其意雖行 内禪其保其終無患也温以
訔言具白於 上 上不義訔言而尤不是其與温言
也即啓 上王及 禪位之後 上白 上王曰訔嘗
與温言内禪之事以此觀之言非純臣 上王曰予言

将欲内禅訔親聞之故有是言也

沈温既得罪訔啓 上王曰温為吏曹判書多用私人

上王黙然不荅時人譏之曰訔不能自反而咎温之用

事乎金漸每於公朝見訔必大喝曰卿所用之人皆立

於卿之門者也我等所囑之人皆不聽可乎訔無以對

訔有揣摩之能善伺候人主意雖多用親戚朝中名士

悉遴用之人亦不甚怨也 並古簡

沈温之死也禁府請温之妻及子女録于賤案 太宗問

于錦川君朴訔何以處之對曰非自己之罪且 中宮

之母設為官賤不可也其時柳廷顯為禁府提調固請

之乃　命姑錄于案東閣雜記

世宗三年　上王聞卞季良趙末生李之剛金益精曰高麗始祖配享功臣凡六人今我　太祖配享唯四人耳議其有功者加配享何如開国之時功之大小予盡知之南誾唱於外李濟助於内其功不細予昔與南誾李濟趙仁沃共坐誾出仁沃曰開国此人之力誾濟功大如此不得配享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欲令配享乎後雖有罪功不可廢也季良等對曰二人前雖有功後不忠於社稷豈可以功掩罪乎翌日丁卯　上王召柳廷顯李原卞季良許稠趙末生李之剛李明德金益精置酒

議 太祖配享功臣廷顯等議如 上王旨乃遣益精
皝問於朴訔第訔對曰南誾雖有功亦有不赦之罪然
太上殿下大公至正念功釋罪謂 太祖在天之靈
亦欲使配享非獨誾之榮幸 殿下美譽亦垂於無窮
矣益精還啓 上王曰然非曰無罪以其功之大也乃
引唐太宗用魏徵事諭之 命贈誾及濟諡四年正月
以南在李濟南誾配享 太祖廟庭（禮曹謄錄）
公天資倜儻奇偉見識明達議論確實濟以清慎勤
勞出入中外聲績甚茂少已受知於 太宗申值危亂
忠猷益著自是密帷帳 恩遇特達凡係軍国大計必

使與議雖同列諸公所未聞而公獨得聞一時疑其有
私而及考源委實皆不然也碑
公雖出入中外位極人臣然素儉約敦睦捧祿皆分濟親
黨故家甚貧一日　太宗來訪立門前稍久公始迎拜
太宗怪問其故對曰臣適炊粟爲食旣已入口數嚥
而不下以此不免少遲死罪死罪　太宗嗟歎乃賜青
門外鼓巖田若干畒至今子孫世宗云
臣於病中忽念往事塵瀆　聖聰曩者讓寧在儲位不德
臣與柳廷顯於天水亭常承　密旨知　殿下將爲
宗社大計臣等志願已定矣未久臣等率群臣請廢世

子置之於外　殿下乃欲以其長子幼者爲嗣　命趙
末生李明德等諭旨于羣臣金漸先知其旨大言於衆
曰立孫之事　上意已定堅不可回羣臣聞者莫敢異
辭臣目趙末生柳廷顯等曰定儲國之大事也大臣以
下可不獻議守且府父而立其子古有定制則可不然
則宜擇賢者柳廷顯郎曰事有經權宜擇賢於是趙涓
金九德等十餘人乃獻擇賢之議韓尚敬以下二十餘
人或順　旨陵可或請以卜筮或乞　上裁或願依古
制趙末生等備書衆議以啓　殿下遂罷立孫之命爰
從擇賢之意乃命賢德定位東宮仍行　内禪之禮令

日盛事曠古所無蓋此神謀偉略出自 宸衷羣臣何
與於其間哉 殿下每處大事實由 聖籌而斷以公
論及其事定則論其賞罰以勸懲之故原從微勞亦皆
收錄臣妄謂廷顯等十人擇賢之議與夫趙朱生數奏
之功恐不在原從功臣之下矣病臣狂言倘可取則廷
顯未生等之忠勳願 上裁分下宣 旨于兵書啓於
主上殿下依奉施行以收人心俾後世後 殿下廢
嫡立賢之舉出於公論且使讒寧自知公論所不容無
所究悪則公道幸甚 上王請褒柳廷顯等書
竊謂田者民生休戚倉廩盈虛係焉收租不可不慎也孟

子曰多則桀少則貊今國家收租不中分遣敬差以便
公私恤民之意至矣然敬差官道各二三員或至三四
其見量有不同故一道之內損實輕重東西懸絶且往
往好名之徒不體　殿下字民之意才入其境先問前
歲損實之數專以實多爲務者比比有之輕其前數虛
僞增録者亦多有之曰此稅租不中民産日薄恐及朝
廷其於固本恤民之意何願罷敬差專付監司無時分
遣行臺監察損實輕重軍民苦樂水陸將吏之能否周
行體察申聞以懲不恪　請罷敬差官疏
人不知鄭道傳南誾興宗屋正誣上行私之罪今已二十

年殿下以聖明之資顯微闡幽欲正其罪廵禁司一
拘於律以當謀殺已平於實又一二功臣請從未減
殿下特下寬仁只令廢為庶人子孫禁錮臣等以為不
成罪名則當世之人不知其罪史筆焉得以傳於後世
乎請名其罪以示萬歲 請正鄭道傳罪疏

我太祖追崇四祖乃建宗廟令當遷之祖依宋
制建別廟其祭期祭品之豐殺與夫樂懸之差
等臣不敢妄議竊謂文宣王異代追崇之聖尚且廟食
萬世我四聖盛朝始廟之主當享百年其祭期祭器
樂懸之數并依已定文宣王祭禮施行朔望仍舊大享

止於春秋行之祭只樂懸皆如釋奠例移安時儀仗依唐代宗祔廟時遷毁廟之制用本室舊仗移安(永寧殿祭享儀)

樂天亭我　太上殿下時觀遊人之所也　殿下在位之十九年秋八月　禪位于我　主上殿下乃以農隙出遊東郊有一邱焉云云　殿下命建離宮於丘之艮隅取庇風雨遂作亭於丘上　命左議政臣朴訔名亭訔取易係樂天二字以進蓋揔　殿下行事之實而寓之於亭名且以志今日之樂也(卞季良撰樂天亭記)

李原

字次山號容軒鐵城人杏村嵒之孫文敬公岡之子洪武戊申生高麗辛禑八年壬戌進士乙丑登第壬申我 太祖開國拜司憲中丞 定宗朝擢爲右副丞旨 太宗朝叅佐命功臣歷大司憲藝文提學禮曹判書戊戌拜相 世宗朝陞左議政加賜功臣同德二字封鐵城府院君丙午謫礪山己酉卒年六十二

公生四月而文敬卒郭夫人常抱悲泣曰天若祚李其在此孤乎在襁褓嶷然如成人稍長力學不倦姊權文忠

夫人憐公早孤撫如己出文忠公亦教誨如子學日就為文有作者氣每與論議發越不羣文忠驚曰吾舅氏不亡也

出尹平壤府府古稱繁劇難治公撫綏得宜民大理時方繕修大同館公恐擾民率吏親輸材瓦民樂趨事不日告成明年以府尹兼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事

己亥 文皇帝賜誥命冠服公奉表如京謝恩公姿相魁偉巍然萬人中 帝見而奇之曰黃髯宰相後須復來 並徐四佳居正撰碑

太上王幸臨津縣置酒野次 宗親及大臣侍 太上語

及都城頹圮不覺滂零謂右議政李原等曰都城不可
不修大役長興人必怨咨然不暫勞則不久逸吾當其
勞以逸遺 主上不亦可乎原對曰都城猶家之藩籬
今禾穀稍稔不可不修於是乃置都城修築都監發
諸道丁夫三十餘萬築之 国朝寶鑑
公自叅知政事出入廟堂二十餘年為相九年政務寬大
不喜更張持大體當 世宗銳意初政之時啓沃獻替
裨益弘多朝廷想望其風裁公亦盛滿為戒欲乞退者
有年先時有忌公者搆公暗昧者過 太宗親雪之
太宗上賓忌公者挾前憾嗾臺諫欲抵公死 世宗知

公無他重違臺臣之請謫礪山郡是丙午春也 世宗
念舊勳眷顧不衰每論議大事必曰鐵城在必處之矣
未幾欲召還復相忌公者又沮之
公氣宇寛洪性禀忠貞補以學問之正故其發於議論措
諸事業蔚乎可觀平生與人言未嘗矯飾又不崖岸自
異及其臨決大事確然不動屹如山岳掌銓注十餘年
選賢與能予奪不以私故人無怨言真太平宰相也惜
乎一遭顛蹶不能贊成 世宗維善之治亦天也 并碑
乃祖文貞公再為冢相保乂王家清德雅量蔚為高麗名
臣之首乃父文敬公忠誠蹇直譽望風著爵齒不寵以

遺於公而公以英偉之姿寛厚之量佩服詩書以承祖
父之緒遭遇　聖君推誠翊運以與宗盟之列可謂無
忝於前光矣公天性仁厚樂善不倦自幼慨然有志節
嘗慕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
語常自誦咏以自期待故其文武才略中外聲績卓卓
不羣足以追配范公而其胸中之天亦與范公同其大
矣　陽村集息波亭記

柳觀 文貞公

字夢思改名寬字敬夫號夏亭文化人高麗恭愍王

登第入我　朝相　世宗以右議政致仕

甲戌上定都論畧曰古今所都不越乎関中洛陽況我国四境之内不過萬里可都之地豈能多有惟松都與漢陽善之善者也去年春定都于雞龍民咸憂之以其形勢狹隘而土地汚下道里不均而水路迂遠也今之遷漢陽也民咸善之曰漢陽之形勢土地道里水路與松都相與以民心觀之則漢陽誠　殿下天命之所都也

上從之　潛谷薈錄

刑曹判書柳觀啓曰人之氣禀輕悍剛果柔懦怯弱不同
故或有真犯而能耐捶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
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唯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
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掟下有
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
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驗其證佐
要明其真偽不得妄加捶撻　上嘉納之 國朝寶鑑
右議寛柳寛上言引唐韓愈作太學生彈琴詩序且引宋
太宗朝賜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令節使
大小臣僚遂勝遊樂以形容太平氣像　英廟可之

右議政柳寬引年致仕　命給第四科祿宗其身
致仕柳寬啓曰每日常參　上體勞動請間日常參　英
廟荅曰啓意予知之卿老氣強勉詣闕予實懼焉後日
如有啓辭使人啓之卿則安身養和益保衰躬（并東閣雜記）
公聰明過人平生所學終身不忘每當中夜誦其文思其
義常以濟人為心故欲作橋梁院宇者雖僧徒即與錢
帛好施於人雖至微物不取諸人常言朋友固有通財
之義然慎勿干索可也（潛谷舊錄）
柳文貞公寬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布衣芒鞋
淡如也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摳衣者坌集有來內謁領

之而已不問姓名公之第在興仁門外時開史局于金輪寺在城內公領修史嘗以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輿馬或隨兒冠嘯咏往還人服其雅量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笑之（筆苑雜記）

夏亭柳政丞以淸儉自守位極人臣而行藏似匹夫有來謁者則冬月赤足草鞋而出見之有時持鋤菜圃不以為勞（慵齋叢話）

柳政丞寬清貧構第不過數間對客設酌必以濁醪一尾盆置於階上一老婢以一沙鍾進酒各飲數鍾而罷雖

貴為政丞無怠於教罰諸生有求聽請者不問其為某子弟必諄諄教之故門下學徒甚盛每時享前一日謝諸生遣之及行祭則召諸生飲福以葅豆一小盤相傳以為佐酒仍以尾盃濁醪先飲一甌以次傳於席上一再適 青坡劇談

夏亭柳政丞寬初名觀余外五代祖也與黃喜許稠并相世宗朝以清白鳴世卜宅于興仁門外為草屋數間一日 上出行見公宅無藩垣 命繕工官貟就其居乘夜排籬盖 上以公清白知之則必辭故也翌朝公始知之詣闕謝且辭 上不許後公之子判書季聞治

第頗高大公大驚即令截而改之至今人傳以爲美談

芝峯類說

李稷 文景公

字虞廷號亨齋星州人高麗辛禑三年丁巳登第我
太祖開國叅開国功臣 太宗朝策佐命功臣封
星山府院君官至領議政

上召吏曹判書李稷兵曹判書黃喜等引入便殿曰近日
大風之變未知召災之由政事之失歟寡人有荒淫之
愆歟古人釋荒字曰内荒於色外荒於畋予之荒於内
者非卿等所知荒於外者則共知也遇災之後私自以
謂不合天意以至於此莫若退自修省故不視事于今
數日矣政府臺諫無一言及致災之由以責寡人卿等

不敢面言則宜實封以聞稷啓曰願自今銓注之際台
集臣等於前自九品以上皆親問賢否而除授則冒濫
者無所容其間矣 上曰今委卿等以銓衡何必與卿
等親執班簿哉（国朝寶鑑）

沈温之被誅也妻子沒爲孥厥後議政李稷等啓曰沈温
連姜尚仁等獄賜死卜善地給棺以瘞雖因禁府之請
籍沒其妻子下旨令無得役使令 恭妃方爲国母而
安氏爲官賤深爲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父安伏誅而
其妻追尊爲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削賤案還賜
爵牒 英廟召知中事郭存中等面諭之（東閣雜記）

惟公家先正文烈公相高麗忠惠王直諫不諱忠義之烈輝映國史自是名卿碩輔繼繼相踵世濟其美高麗之季公乃肥遁我 先王肇国之初以公名家之胄且有學問材可委任即召用之擢居相臣之列洪武癸酉奉使于朝能不辱命又嘗出入中外蔚著聲績忠誼義氣克紹前烈令我 王亦器重之初聞使命之至即使遠迓于境上將還又使偕于京師實所于重使命亦所以重公也吾知夫公之入朝也進退從容敷奏詳明能使吾 王事大勤 王之誠畢以上達恩命之錫寵賚之加益增優渥東藩之守萬世常堅大小咸休内外無間同

蹐泰和之誠而公勳烈亦永有辭於後世矣陽村集

初戊寅之變 太宗率武士覘道傳等李稷方會于南誾妾家明燈歡笑伴從皆睡使李叔蕃等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隣閔富家富呼軍人入搜之道傳匍匐杖釰而執詣 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當盡力輔佐 太宗曰爾旣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南誾潛逃于彌勒院圃幕追兵殺之李稷詐為從人登屋作救火狀得免日月錄

李來 景節公

字樂甫慶州人存吾之子高麗辛禑九年癸亥登第
入我 朝 太宗朝叅佐命功臣封雞林君配享
太宗廟庭
定社後朴苞快快不平謀作亂抵懷安君芳幹第謂曰
靖安君兵強衆附公之兵弱危若朝露不如擊去芳幹
信而從之欲請 太宗至家作亂 太宗將往忽病作
不果判較書李來芳幹姻族也芳幹言其意于來來驚
曰公聽小人之讒欲害骨肉耶 靖安君有大勳開国
定社誰之力也如此則公得大逆之名矣來出即告

太宗曰狂躁如此宜備之通記年攷

元尹李伯溫殺其婢夫　上赦其罪大司憲李来等請曰古者天子之父殺人司寇執法而論天子不得而私焉願置於法以慰無辜飮泣之魂再三申請　上曰可黜諸都外来等伏閤固請　上令宗簿寺同巡禁司杖流咸州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李洽下巡禁司獄来曰伯溫之兄在前朝殺人伯溫今又殺人是伯溫兄弟汚　殿下好生之盛德也所以縛送者慮其逃也　上曰卿非李氏社稷之臣乎何待宗親如是也来曰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　殿下之德也臺官皆退待罪以

慰人望 上遂釋之 命来等就職来曰人事感於下
天變應於上今以旱災恐懼修省减膳止酒誠美意也
然不親決萬機善言不進願 殿下日御正殿與大臣
論事且刑罰得其當然後可以洽天心 今死罪皆宥姦
惡何由而止請自今毋輕赦宥 上曰予之不聽政非
怠也心不寧也予之輕宥非欲以此祈雨閔雨之至無
所不至耳来請力疾聽政勿復輕宥 上曰後當且耳

國朝寶鑑

咸傅霖 定平公

字潤物號蘭溪江陵人高麗辛禑乙丑登第入我
朝叅開國功臣封東原君歷五道觀察使官至刑書
判書卒年五十一

恭讓王立擢拜右獻納論事忤旨貶知春州召拜刑曹正
郎時重房諸將內有所挾蔑視東班傅霖不少屈與之
抗禮坐此失官

太祖革命與推戴之謀擢禮曹儀郎策勳三等賜號翊戴
開國功臣驟遷至左散騎尚侍兼尚瑞少尹叅典銓選
太宗七年置酒廣延樓餞隨朝宰執李天祐李茂李來孟

思誠兼餞南在朴訔李升商之行慰偰眉壽咸傅霖盧
閈之還也酒酣聯句傅霖進曰儀表四方歸一德 上
應聲對曰間閱萬里為三韓仍命二王子行酒極歡
日暮乃罷

傅霖剛直有守立朝敢言敏於吏治所至稱職歷任京畿
忠清慶尚全羅黃海道都觀察黜陟使東北面都巡問
察理使常以澄清自任振監司之威未嘗挫撓部内畏
服卒 上悼之輟朝三日遣中使弔祭